

# 北大荒的大年夜

□肖复兴

# 最冷小镇呼中行

□胡世英



# 天鹅

# 追寻美食

□季平

春节又要到了。当年一起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朋友,又开始张罗一年一度的聚会。一般都会选择在年根儿底下,先在天坛的柏树林中碰头,其中一个节目必不可少,便是大合唱,可劲儿地吼几嗓子,仿佛歌声最让自己回到青春的日子。吼痛快了,然后去天坛附近的餐馆聚餐,饭菜是次要的,重要的是北大荒酒少不了,要从北大荒驻京办事处买来带去的。北大荒酒是纯粮食酒,60度,醇厚的香味,深刻的浓度,都是北京二锅头无法比拟的。就着绵延不断怀旧的话,几盅这样的酒仰脖下肚,一下子便可救药地跌进了当年冰天雪地的北大荒。

在北大荒,寒冷的日子讲究猫冬。一铺火炕烧得烫屁股,一炉松木样子燃起冲天的火苗,先要把过年的气氛点燃得火热。即使是再穷的日子,一年难得见到荤腥儿,队上也要在年前杀一口猪,炖上一锅杀猪菜,作为全队知青的年夜饭。同时,还要剥上一堆肉馅,怎么也得让大家在年三十的夜里吃上一顿炖肉馅的饺子。应该说,这是我们在北大荒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。

只是这饺子必须是知青自己动手包。想想也是,我们队上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哈尔滨的上百号知青,指望食堂那几个人从年三十还得包到正月十五?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,是那时的口号。于是,分班组去食堂领肉馅和面粉,后来也就乱了套,香仁臭俩的,自愿结伴凑几个人,就去领馅和面。那情景,很有些浩浩荡荡般的壮观,因为食堂里没有那么多家伙什儿,大家只好用洗脸盆打面和馅,人们在食堂里,在知青宿舍和食堂之间连接成迤迤的队伍,脚印如花盛开在雪地上,再加上有人起哄凑热闹,一边大呼小叫,一边敲打着脸盆,跟放鞭炮似的,真的是好不热闹。

一直到把馅和面领光。后去的人,只好领鸡蛋和酸菜,包素馅的饺子了,或者索性等我们包好了饺子跑过来吃现成的,美名叫做“均贫富”。

包饺子不难,一般人都会,不会现学,也不难,即使包不出漂亮的花来,起码可以包成囫圇个儿。最让大家兴奋的是,男知青邀请到女知青加入到自己包饺子队伍里来。大家在语文课本里都学过鲁迅的《故乡》,知道“豆腐西施”,便将男知青宿舍里包饺子的漂亮的女知青叫做“饺子西施”。在大家的嬉笑之中,“饺子西施”很是受用地坦然接受。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;男女一起,饺子包得有滋有味。在这样包饺子中眉来眼去最后成为一对的,还真的不乏其人。

最让大家头疼的是,没有包饺子的手擀面和面板。不过这难不倒我们。大家各显神通,当成擀面杖的,有人用从林子里砍下来的树干,用镰刀把树皮削光;有人用断了铁锹棒,大多数人用的是啤酒瓶子;几乎目光一

致的是,大家都心有灵犀地拆开炕席,在炕沿上铺张报纸,权且就当成了案板。知青宿舍很大,一铺炕睡十好几个人,一溜儿铺板长长的被大家分割成好多个案板,擀皮的,递皮的,包馅的,蹲在炕上的,站在地上的,人头攒动,人影交错,都集中在炕沿上,炕沿从来没有显示出那样的威力,一下子激动得面粉飞舞,那饺子包出了千军万马般的阵势。

饺子在大家嗷嗷的叫声中包好了,个头儿大小不一,爷爷孙子都有;面相丑的俊的参差不齐;但下到洗脸盆里,饺子都如同灰姑娘突然之间发生了蜕变,一个个的像一尾尾小银鱼游动着,煞是好看。脸盆下是松木样子烧红的炉火,脸盆里是滚沸腾腾的水花,伴随着大家的大呼小叫,热闹非常,让好多人不顾饺子煮熟一半成了片汤,照样吃得开心。

当然,大年夜里不能光吃饺子。在北大荒知青的年夜饭里,主角除了饺子,必须还得有酒。那时候的酒是双主角,一是北大荒60度的烧酒,一是哈尔滨冰啤,一瓶瓶昂首挺立,各站一排,对峙着立在窗台上,在马灯下威风凛凛地闪着摇曳不定的幽光。那真算得上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,滚热的烧酒和透心凉的冰啤交叉作业,在肚子里翻江倒海,是以日子后再没有过的经验。得特意说一说冰啤,是结了冰碴甚至是冻成冰坨的啤酒,喝一

口,那真是透心的凉。照当地老乡的话说,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,年轻时吃凉不管酸,喝着痛快,如今让冰啤落下胃病的不在少数。

那一年的年三十上午,队上的司务长是北京知青秋子,知道这年夜里大伙的酒肯定得喝高了,便开着一辆铁牛到富锦县城,想为大家采购点儿吃的,哪怕买点水果罐头也好呀,好让大家有点儿解酒的东西,却只买到半袋冻酸菜。那种只有在北大荒才能见到的冻酸菜,硬邦邦,圆鼓鼓,黑乎乎的,跟铅球一样,放进凉水里拔出一身冰渣后,才能吃,吃得能酸倒牙根儿。但那玩意儿真得很解酒,那一年的大年夜里,很多人都喝醉了,都得靠它润嗓子和胃口。喝醉了之后,开始唱歌。开始,是一个人唱,接着是大家合唱,震天动地,回荡在年夜的夜空中,一首接一首,全是老歌。唱到最后,有人哭了。谁都知道,大家都想家了。

想想,是四十六七年前的事情了,遥远得仿佛天宝往事,却在北京每一年年根底下大家的聚会中,一次次地重现,近得触手可摸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给大家,纪念我们那遥远的年夜和青春岁月:

青春最爱走天涯,年夜饭时偏想家。  
乱炖一锅杀猪菜,闹铺清炖剪窗花。  
冰啤仗义风吹雪,水饺煮飞酒作茶。  
醉后谁人歌似吼,三弦弹断琵琶。

# 有一场雪它在冬天等我

□闫语

冬天,是被雪花说出来的。

雪,落在故乡,是那种势不可挡的倾侧,是覆盖,是漫山遍野,是浩浩荡荡,是铺天盖地。于是,雪成了屋顶,成了房檐,成了墙角的簷管,成了窗棂边上的老玉米和红辣椒。在故乡,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是雪的形状。

雪,落在眼前,在一盏路灯的周围织就了纤巧飘渺的帘,从各种角度看过去,就是各种不同的故事。人物,总是空白的,开端和结尾,总是重合的。于是,我把自己写进了故事,在雪花翩然而至的亲物中,我寻找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。冬天,雪,是唯一的期待。

曾经,有一些人,以朋友的名义,用最含蓄最深远的方式吞噬了雪的心灵千百次,他们的名字,被写进雪里就消失了。我曾经以为,消失的就是不在的,留下的才是全部。就像下在过去的那场大雪,春天来了,雪融化了,蓦然回首,茫然的目光却都是在纸上。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;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这是我喜欢的。三五老友围坐在火炉旁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几句一年到头的幽暗心事,天色渐渐黯淡,雪花开始飘飞。这时候的雪,像是被语言滋生的。所有的躁动都开始安静下来,所有的疲累变得静谧而安详,所有的期待都好像是为了这一场雪的到来。一场雪,就够了。

是冬天注定了这场雪,还是这场雪,让冬天不可避免?一个冬天是一幅画卷,而关于冬天的描写是一幅幅画卷吗?当我想同时拥有过去和现在,我就同时丢掉了这里和那里吗?那么,那场雪呢?是用文字提前把那一场雪降落,还是用宁静透彻的眼神看着彩粉中碎裂的雪的图片呢?

冬天,是季节。雪,是节气。而我要描写的,是童年就融入我体内的无视寒冷的能力,就像一场雪。这个冬天,有什么理由不去描写那场雪?

雪,是人们投向这个世界的目光。

我看到这句话,就看到了雪,看到了先贤们眼中的雪:“北风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,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,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”……雪,在文字里已经活了多久?雪,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多久?

在春天到来之前,草地是无边无际的雪白,在春天到来之后,草地上的雪,就发绿了,抽芽了,而草地,还是一片洁白。雪,被阳光品尝之后,就不知不觉地化成了春天的泥泞,夏天的雨水和秋天的雾露。“雪”这个词,比一切雪更真实。

我从一个寒冷冬日的梦中醒来,拉开窗帘的瞬间,雪花,竟然从眼眶落下来,纷纷扬扬的,飘落在我飘飞的雪纸上。雪簌簌地落下,报纸的声音更小。但我仍然隐约听到,有什么停在空气中,摇曳着,一转身就消散了。纸页翻着,盛在里面的,与其说是一些词,还不如说是被藏在纸背后的一双眼睛。这一场抚摸着字迹的雪,如果没有抚摸过冷峻挺拔或是清新温柔,如何能读懂在这里的一颗热切的心?

在故乡,一场雪过后,房子不见了,院子不见了,路不见了,树桩不见了,电线不见了,甚至连雪也不见了。只有苍茫的白,夜色的黑和灯笼的红。红红的圆灯笼,是最传统的样子,点亮的时候,像扑闪闪的眼睛眨眨的,挂在门边,挂在檐下,有时是一只,有时是一串。

在这里,即使雪花急促而干燥地打在脸上,也阻挡不住人们的奔跑和呐喊,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疯狂的滑雪者,都会头也不回地冲下陡峭的坡道。哪怕将寒冷有朝一日会彻底潜伏进内心,哪怕不久的将来已无力滑得更远,哪怕两颗小冰凌似的眼睛多年以后不再闪闪发光。

雪,一种古老的气息。

雪的轻盈灵动,我之前,多少人描写过?关于冬天,关于雪,大师们的描写已烂熟于心。那舒缓的节奏,那素洁的纱衣,飞扬洒洒,与人无约,却也如期而至。一场雪,一个过去的结构,使到处的期待蔓延至此;一种激情,一种想念的疼,于是,书写就是经历,慢书写一次,都会揭示一种全新的情感。一个把一场雪写上千万遍的人,雪里无尽的距离,就是一个人的跋涉吧?雪,是一种听不见的天籁,但如果你在听,那空灵的吟唱就会落入耳中,溶解在纸上,倘若天地是一琴,那雪该是掠过琴弦的手指吧。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  
微信公众号:  
hljbswan

魏文甫  
《冰封雪镇》  
版画  
60cm×69.5cm  
1987

# 最是冰雪妖娆时

□唐枫

哈尔滨的冬天特别的冷,冷得让人间而却步;哈尔滨的冬天又特别美丽,美丽得让人羡慕;哈尔滨的雪特别的妩媚,像梨花飘进千家万户;哈尔滨的冰雪分外的妖娆,妖娆得让人嫉妒。

看!随着冬日脚步的临近,松花江把往日绿色的柔婉妩媚化作通体透明的晶莹,雪花仙子一场又一场绝美绝伦的缓歌慢舞,把哈尔滨变成了粉漆玉砌的世界。

说哈尔滨冰雪神奇,还源于哈尔滨民间故事中冰雪崇拜的传说,人们把四季轮回,冰雪的融融复降,想象成太阳神赐予万物之能。像《冰灯》的传说《雪花姑娘》等精美散文都以大胆的想象,奔腾的夸张,赋予冰雪坚强美丽的生命,表达着天人合一,人与自然和谐相依,共生共存的美好愿望和对冰雪的无限热爱。

哈尔滨的雪更有着鲜明的个性,有时飘飘洒洒、纷纷扬扬,亦如哈尔滨人那样,豪迈粗犷奔放,爽快热情大度。在九百年前的金代,出生哈尔滨市阿城区的第四任皇帝完颜亮,在词中就这一特点写得惟妙惟肖:“天丁震怒,掀翻银海,散洒珠箔。六出雪花飞滚,平添了山中丘壑。皓虎颠狂,素麟猖獗,掣断珍珠络。玉龙酣战,鳞甲满天飘落。”

通篇不见一个雪字,却把哈尔滨雪的飞扬壮观、落地有声,骤然凛冽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
哈尔滨的雪有时又袅袅婷婷,婀娜婀娜,柔情似水,温婉贤淑,如梨花杏花蕊,悄然地站在你的肩头,扑入你的怀抱,甚至顽皮地拨弄你的睫毛,湿润你的眼唇。

而原本高冷的滑雪运动,短短几年内如同王谢堂前之燕,飞入了平民百姓家,哈尔滨的滑雪场由原来屈指可数的几家,到遍地开花,争奇斗艳,为广大冬旅游者提供了撒野的场所,驰骋想象的天地。大多数国人最初看滑雪,还是在现代京剧《智取虎山》里,实际上滑雪在东北有悠久的历史,早在隋唐时期,北方人已把滑雪当成交通工具,穿梭林海雪原之中,滑雪更多地用于狩猎。史书记载,北室韦人因“多私畜,惧怕坑阱,骑马而行”,流鬼族“以木广六寸,长六尺,施系其上,以践层冰,逐及奔雪”,拔劲欲破“以木为马,雪上逐鹿”。

哈尔滨的冰灯可谓全国之最早,最具规模,最有特色。这种北方冬季流传最早的民间艺术,源于金上京完颜亮坐朝期间,那时每逢春节,元宵,宫中便置冰山为景,以鸟兽形制冰灯以供观赏,史料记述粗略,却是冰灯的雏形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吹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黑龙江的冰雪,总是充满梦幻般的色彩。著名作家肖复兴回忆说:“那样的情景,是我再也未见到的。那只是有童话世界才有的一种感觉。”银装素裹,晶莹剔透,赏冰玩雪,战冰斗雪,享受寒冷,您和黑龙江的冰雪,有着怎样的故事?

# 我的冰雪情缘

来稿请寄:  
a84655106@163.com

